



『江南芭蕾』的艺术品格

王全兴

在年过六旬、从艺50年之际，我带领青春正茂的芭蕾人，踏上国际巡演的新旅程。作为中国与西班牙建交50周年、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建交65周年的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今年9月，江苏苏州芭蕾舞团携特色剧目《忆江南——芭蕾精品荟萃》先后赴西班牙巴塞罗那、阿尔及利亚的康斯坦丁和阿尔及尔演出交流。

芭蕾艺术跨越山水，超越语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舶来品的芭蕾艺术经过几代中国芭蕾人的辛勤耕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不断开枝散叶，收获累累硕果，呈现出中国芭蕾的独有风采，也承担起传播文化的光荣使命。

以1950年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和平鸽》为始，到1964年和1965年先后诞生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中国芭蕾国际化探索的历程经久不息，芭蕾语言独具韵味。

《红色娘子军》是中国文艺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原创经典芭蕾舞剧之一，诞生近60年，演出4000余场，至今仍受到国内外观众喜爱。该剧融会贯通了西方芭蕾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是中西方艺术在芭蕾领域完美融合的经典作品，亦是中国芭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剧中“五寸刀”和“娘子军”的操练舞蹈，很好地

将山东鼓子秧歌中的韵律节奏和中国武术中的刀枪技法巧妙融入芭蕾舞。意大利历史学教授玛丽尼拉谈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认为，它的价值和内涵已经超越时代。法国《世界报》这样评价：“女兵们在军旗下练习打枪，用阿拉贝茨和敌人搏斗，用大跳表现勇往直前，《红色娘子军》在芭蕾舞台上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为世界芭蕾舞台增加了新色彩。”

伴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走向世界，中国芭蕾艺术的黄金时代也随之开启。《牡丹亭》《大红灯笼高高挂》《敦煌》等一部部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戏剧精髓与中国古典美学精华的芭蕾舞剧于世界多地上演，如今的中国芭蕾已进入世界一流方阵。

从北京到江南古城，苏州建筑细腻精巧的一砖一瓦和江南文化的精益求精，为苏州芭蕾舞团铸就“江南芭蕾”的艺术品格。不断韬光养晦，不断沉淀积累，“江南芭蕾”逐渐焕发光彩：从2021年创排的芭蕾舞剧《我的名字叫丁香》，到今年4月首演的大型原创芭蕾舞剧《壮丽的云》，直至走出国门的《忆江南——芭蕾精品荟萃》，这些作品不仅获得国内市场认可，也以优秀的艺术水准打开海外观众的心扉。

艺术无国界，文化有共识

《忆江南——芭蕾精品荟萃》巡演首站定于西班牙名城巴塞罗那，也是维多利亚剧院“2023舞蹈季”的开幕演出。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姑苏烟雨情》《离别》《绣娘》这些选自芭蕾舞剧《壮丽的云》中的特色舞段，将江南的景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艺术家以精湛的舞台呈现赢得全场上千位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谢幕多达7次。

苏州芭蕾舞团自成立起，始终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作原则，在艺术风格的塑造中秉承多元文化包容并蓄，坚持传承经典、与时俱进，用芭蕾这一国际化艺术语言讲述好有温度、有力量的中国故事。3年来，苏州芭蕾舞团积累了版权引进作品《春之祭》、创作了现实题材作品《我的名字叫丁香》和《壮丽的云》，古典芭蕾经典之作《天鹅湖》也已完成创排，即将首演。同时，舞团给予新一代芭蕾人更多发展空间与更广阔表演舞台，鼓励青年演员积极创编，传达他们对艺术的探索和对时代的感悟。

沉心静气的积淀是此次出国巡演的必要准备。演出中，专门创排、取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牡丹

亭》经典片段的《惊梦》惊艳全场。那缠绵婉转的“水磨腔”，将中国昆曲这一拥有700多年历史的传统戏曲曲种融入芭蕾的优雅舞姿，再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今年在国内完成首演的《壮丽的云》，开创了以芭蕾舞演绎科技题材之先河，通过对苏州籍“两弹一星”元勋、部队指战员等典型人物的艺术性塑造，讲述了老一辈科学家不断突破身体、精神和技术极限，圆满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感人事迹。选自该剧的《离别》中的双人舞，既诉说了夫妻离别、情殇不知归期的情绪，又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舍小家、为国家”的奉献精神。

下半场演出中直击心灵的舞蹈《春之祭》同样打动在场的所有观众。看到大家一次次为中国艺术家欢呼鼓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来自中国江南的原创舞蹈，由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美国编舞家格伦泰特利编舞的《春之祭》，以及来自加拿大温尼伯皇家芭蕾舞团版的《天鹅湖》，通过中国芭蕾舞者的演绎，赢得众多当地观众的喜爱。

在阿尔及利亚，“江南芭蕾”的热度不减。在阿尔及尔的收官演出中，一些国家驻阿外交官，以及阿尔及利亚文化和艺术部部长等前来观演。阿文化和艺术部部长苏莱娅·穆鲁吉观看《离别》中的双人舞时，几度感动落泪。我们用足尖标明“江南芭蕾”的新高度和新姿态，也用足尖跨越了国界和语言，共画中外艺术的“同心圆”。

转眼间，巡演归来已逾2个月，一路上的点点滴滴仍不时浮现于脑海。艺术无国界，文化有共识。新时代的中国的芭蕾在昂首阔步走向世界的时候，也以其独有的表达方式让海外观众触摸中国艺术的脉动，感受当代中国的活力。在对艺术与美的追求中，中国芭蕾人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基础上，应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

（作者为江苏苏州芭蕾舞团团长）

上图江苏苏州芭蕾舞团舞台照。江苏苏州芭蕾舞团供图



本版责编：王佳可 徐馨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mrbrjf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探寻《止园图》和园林背后的故事

刘珊珊

园林绘画的“巅峰之作”

翻开精美图册，第一页写着“止园全景”。然而，止园是谁所建？位于何处？建于何时？这一切都不得而知。人们甚至无法确定图中描绘的园林是真实存在，还是仅仅出自画家想象。正是这些问题令《止园图》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焦点。

最早注意到《止园图》的国际学人是美国汉学家高居翰。这位美国著名中国艺术史学家，曾于1979年在哈佛大学举办的系列讲座上首次谈及《止园图》。那一天，报告厅座无虚席，人们都期待听一听这位被誉为“最了解17世纪中国绘画的美国人”如何阐释中国绘画艺术。

然而令所有人感到惊奇的是，高居翰没有以书画双绝的董其昌、个性张扬的陈洪绶和特立独行的石涛开篇，反而将鲜为人知的画家张宏和《止园图》作为第一讲的重要案例，并评价张宏的作品是中国绘画“描述性自然主义”的高峰，《止园图》则是中国园林绘画的“巅峰之作”。

时间回到20世纪50年代。高居翰在一座博物馆待售书画的昏暗展厅里，第一次见到《止园图》，此后便念念不忘。从传统艺术史视角来看，张宏的绘画不注重笔墨技法，但在高居翰看来，这正是其卓尔不群之处：张宏将观察自然的心得融入画中，创造出的一套表现自然形象的新法则，使笔下的《止园图》散发出不同于西方透视画却又超乎寻常的真实感——他的绘画如同相机记录。在第一幅图画中，他从今天使用无人机才能拍摄到的视角，摹写了整座园林的鸟瞰全景。其后的19幅图画，则如同在园中漫步一般沿游览路线拍摄照片，记录下系列景致。与此同时，画家通过精心编织，令各图景致都能与全景图的相关区域对应，从全局和细节两方面再现了整座园林。

这种在异域文化中闪现的熟悉感紧紧抓住了高居翰。从这套画中，他看到中西方艺术以一种浑然天成方式交融在一起；张宏继承了宋代绘画的写实传统，并将西方写实技法融入其中，令画作呈现出文化交流的理想状态。

1979年，53岁的高居翰重拾青年时期的悸动，致力挖掘《止园图》的艺术史价值和重要意义。然而，中国画派中表现实景的一派是否为艺术主流？中国画家在面对风景园林时是否会如实描绘？毕竟早在宋代，精通诗画的苏轼便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面对争议，高居翰首先需要回应的，便是张宏描绘的止园是否确实存在。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努力。

20世纪80年代前后，高居翰出版经典著作《气势撼人》和《山外山：晚明绘画》，深入讨论了《止园图》，将其誉为中国写实主义的经典画作。1978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筹建“明轩”，他特地拜访赴美指导的中国园林专家陈从周，并赠其《止园图》部分册页复印件。1996年，他联合洛杉矶郡立美术馆举办“《止园图》展”，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20幅册页汇聚到一起。1999年，他开设中国园林绘画课程，冀望借助众多选课学生的力量，寻得关于止园的蛛丝马迹。2003年，他在美国亚洲艺术研究协会主讲中国园林绘画，以《止园图》开篇。

此外，高居翰还曾多次到访中国，考察过多座中国园林。然而历经半个多世纪，他始终未能证明世上真的有一座止园。

2015年，中国园林博物馆选定止园制作精雕模型，作为明代江南私家园林的代表，与馆藏的清代北方皇家园林代表——圆明园模型并列。可惜高居翰已于前一年去世，未能看到这一可喜进展。2018年，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林业大学联合收藏《止园图》的洛杉矶郡立美术馆，举办了“高居翰与止园——中美园林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以纪念高居翰为中国园林研究和国际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

10多年来，止园一直是我和黄晓的研究重点。2022年，《止园图册：绘画中的桃花源》和《止园梦寻：再造纸上桃花源》相继出版。前者首次高清呈现了《止园图》全貌，并配以中英文介绍；后者从园林、造园家、画家、园主及家族等角度，对止园及其艺术、人物和时代进行了深入解读，并介绍了中外学人代代传承的止园研究。

今年9月，我们将两部新作带到卢布尔雅那大学，再次与柯律格相遇。他一边翻阅图册，一边不停感慨：“高居翰心系止园50多年，你们从事这项研究也有10多年了。没有想到，一套图册、一座园林，会蕴含如此深厚的文化、如此丰富的故事。”

如今，《止园图》分别收藏在美国和德国，止园模型和遗址位于北京和常州，它们共同讲述着新的止园故事，蕴含无限可能：园林与绘画，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界限与隔阂通过绘画消弭于中国园林艺术之中，交流与合作随之展开。

自古以来，园林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着中国人对美的创造。如今，中国园林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设有一处“中国园”，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高居翰与陈从周相遇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是第一座走出国门的“中国园林”；今天，世界各地已有100多座中国园林，它们被誉为“常驻海外的文化大使”，供各国民众欣赏、体验中国的园林文化和艺术生活。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止园图》其一。《止园梦寻：再造纸上桃花源》。《止园图册：绘画中的桃花源》。以上图片均为刘珊珊提供。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中国园林“明轩”。滑天摄影（影像中国）

中西学人的接力追寻

2010年，84岁高龄的高居翰被一封来自中国学生的邮件深深触动。信中写道，他们发现了关于止园的诗文，确定了园主，但只能看到14幅《止园图》，因此冒昧请教高居翰是否了解止园，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让他们看到全部《止园图》。彼时的高居翰已成为艺术史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师，但他对《止园图》的兴趣依然不减，中国学者的新发现让双方有了进一步合作的机缘。

原来，陈从周并未忘记《止园图》。他耗时多年编成《园综》一书，并在卷首附上高居翰赠送的14幅《止园图》黑白图片，作为全书唯一一套绘画图像，与300多篇园记一同出版。这部经典著作将止园带入中国园林学者的视野。2009年，园林史家曹汛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明代文人吴亮亮的《止园集》，从而证明止园正是吴亮所建，地址则位于吴亮的家乡江苏常州。

作为曹汛的助手，我和黄晓通过邮件与高居翰取得联系。以止园研究为契机，我们有幸与高居翰合作，于2012年出版《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成为该领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在研究过程中，止园也逐渐显露庐山真面目。2011年，我们根据园记、园图信息和现场地形，确定了止园的具体位置。园记提到止园位于常州青山东门外，《止园图》描绘了城门，我们在地图上顺城门旧址寻找，发现《止园图》描绘的河道轮廓依然保存在城市肌理之中。

高居翰得知找到止园遗址后非常高兴，但由于大部分园址已被开发为居住区，旧日的诗意园居已然难以再现。尽管如此，高居翰播下的种子已落地生根，围绕止园的研究不断深入。

